

王从地 著

长篇小说《半边街半边岩》之二

棋



殇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棋殇 / 王从地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8 (2010.8 重印)
ISBN 978-7-227-03838-2

I. 棋…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1882 号

棋殇

王从地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装帧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3974 印数 4001-9000 册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838-2/I·102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令人心旌摇荡的花季，莺飞草长燕归来。大山里古木参差，春深似海。山中小径，蜿蜒盘绕，但闻水淙淙，不见溪水流。五行山果然五峰对峙：金顶山、木塔山、水云山、土行山、火峰山，山山呼应，联手抵足。方圆左右，如一掌五指，灵动交错，散聚有形。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五行土为峰，土行山峰高势雄，壮五行声威，引五行仙霭，从山脚到山顶的大小寺庙，尤以空灵寺壮观之最。山威庙雄，土行山应了阴阳运势，居五行之首，凝五行之蕴，收放吐纳，终是一统。长此以往，人们说五行山是土行山，说土行山即五行山，指向归一，别无二致。

空灵寺前有一平坝，坝沿石桌一张，东西南北，各有石墩一方。桌墩石质均为青石，匠工精细，少有斧凿痕迹，沿边棱线曲直，可见十分考究的运作。人居石桌四周，不分站与坐，都尽量谨小慎微，生怕损伤了石桌石墩的仔细工艺。有老少二僧，每日晨钟响起，便对坐石桌布枰对棋，暮鼓声至即鸣金收兵。日起日落，岁岁朝朝，周而复始。老僧乃空灵寺住持大了，时年一百零一周岁，体微发福，天庭饱满，五官中正，天生一副笑相。少僧是大了住持弟子小了，八十岁，精瘦，沉思时切齿。天地造物，人生万象，一旁的小沙弥猴子样的鞍前马后，斟茶递水，扇凉送暖，六腊伺候，只是口不造次，手不指棋。两军对垒厮杀于楚河汉界，举手无悔，落子定根，无谦无让，不骄不馁。石桌前兵戈撞击，风声水起，七军所至，生死春秋，胜败轮回，都只如春蚕吐丝，风吹云散，无声无阗。大了和尚眯笑，小了和尚切齿，小沙弥眼亮心明，来来去去，全是



跑得毛飞。

清贫寡淡的日子在象棋的对局中老去。

古老的象棋在日复一日的厮杀中年轻。

二老一小三个僧人在寂寥的山风里厮守，呼吸，思想与淡定，像一盘始终没有下完的象棋，走走停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进进退退，只不停滞。大坝左沿，一泓清亮碧澄的山溪，匆匆忙忙，流淌着山树草花的情影，流淌着天地阴阳的月华。

这就是日子，自然的日子，人的日子，象棋的日子，五行山空灵寺的日子。

这空灵寺曾经百余年香火兴盛，香客常年络绎不绝。辛亥革命前，川北的一位青年出川前专程到寺中求签，大了和尚接签一看，马上躬身参礼：“施主乃文中大儒，武中威王，此去鹏程万里，学有所成，逢战必胜。麾七军所向披靡，打江山义举天成。大人大运大命，贫僧守庙一生，这是上上上上的一签，老衲幸甚，庙宇生辉呀。”这一签说准了，青年后来成了军界巨擘，重回故里，专门上山看望大了和尚。僧俗把手话当年，都有些感慨万千，为当年那一神签的缘分说了许多话。为答谢大了高僧，大人物挥笔写下一段诗文赠与大了。大了大喜，把诗文刻在石碑上，以志纪念。

大了和尚台鉴：余厌尘嚣，喜山水林泉。睹国乱家破民不聊生，投笔从戎，奋身军界，以济时艰。意在灭专制，建民权，即躬身引退，还乡东篱。詎料国事日非，仔肩不卸，戎马倥偬，十余年不得停隙。余暇再访空灵寺，花木亭亭，庙宇洁丽，清幽古典，洵属大了大和尚性雅高洁，苦心经营。促膝悬谈，忧国忧民，执言仗义，乃清高佛门师宗，爰为俚句，特志仰慕。

大了和尚，豁然大观。

远市嚣，除浮邪。

朋以野鸟，伴以闲云。

眠以石床，经读月下。

忧国家存亡，念人间聚散。

大善大义，无形有形。

宗庙如斯，余心向之。

× × 年孟春蜀人返梓敬赠

碑文遂成为空灵寺镇寺之宝。战乱时期，兵匪一家，搜山毁塑，但最终在当地军警干涉下把石碑、空灵寺庙宇和大了、小了二僧保了下来。

丑帅克和田杏芳两人相携从山后小道来到空灵寺庙内，此时五行山早已断了香客，空灵寺偌大庙宇，屋瓦狼藉，苔藓荒草盖顶，四围墙体斑驳，墙泥脱落，大洞小洞，是人是畜，对穿对过已无遮拦。中堂诸佛泥塑，也被前一拨后一拨的兵匪轮番捣毁。走完一圈，冷冷清清的现状令二人黯然神伤，无从言语。庙门前一副对联，倒是颇堪玩味：非是是非非非是，是非非是是非。烫金横批虽然斑驳陆离，字却尚可辨认：是是非非。二人读联沉思良久。再看双柱上楹联，又是偈语：诵秦砖汉瓦入世，聆暮鼓晨钟出俗。侧门柱上又有一联：足下千里无土地，头上三尺有灵仙。二人读联、品联，做了笔记，转身后相随而出，轻飘飘来到石桌旁，躬身观棋不语。丑帅克悟棋，渐入佳境，心随棋走，身为物外。田杏芳却时感局促，不时以目瞋之，叵奈丑帅克似无有觉察，如入无人之境。

大了小了二僧旁若虚空，目不斜视，举棋落子，一如既往。终于，丑帅克索性落座，田杏芳只好相对坐下。石桌僧俗四座三男一女，四方圆场。小沙弥添茶送水，跑前跑后。

浑不觉悄然过去几个时辰，战局已是大了和尚胜二负一。第四局杀得日月凝滞，氤氲袅袅，天地已入太虚幻境。到底，小了和尚将棋盘一敲：“三比一，再来！”

“再来。”大了住持拣子重开棋局。

丑帅克起身拱手施礼说道：“二位师傅，学生丑帅克，喔，不是杨柳的柳，是美丑的丑，本门姓氏读柳不读丑。先祖乃皇廷司棋，此姓也是御赐，写起来不好看，读起来倒美嘴。一门怪姓，先自诠释，啰嗦了。我



自小从父学棋，如今习练中国象棋多年，欲与老师祖见教见教，求杀一局，若何？”

“丑施主出身旺族，棋道自是师出有名，怎奈佛门棋法，与世无争。”小了说。

“学生痴迷象棋，时下正遍访名家高手，以棋游方，求师祖网开一面，了我夙愿。”丑帅克再三恳求。

二僧这才抬眼审度左右，原来强龙精凤，佳人一双：男的团脸稚红，女的眉目俊朗，四目澄澈，尽见清纯天真。小了和尚牙关一咬：“佛门净地无纷争，你们不妨去溪边洗手洗脸，褪去俗尘。”

丑帅克忙转身，脸顿感烫热，吩咐田杏芳道：“听师傅的，先净手净脸，去了尘埃，佛家修为是讲究规矩的，我们无知，照师傅说的办，就要得。”

田杏芳满脸羞红：“对不起，师傅，我们年轻，不懂事。”边说边和丑帅克来到坝沿山溪旁，弯腰掬起清亮的溪水，把手脸洗了个干干净净，再回到石桌前。

俄顷，大了住持微笑示意小了和尚让座。丑帅克欠身落座在大了住持对面，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老师祖给俗家弟子赏脸了，谢谢！”丑帅克看看大了住持眼睛，感恩不迭。

“俗家出家我佛一家，我名大了，他名小了，大了小了一了百了，阿弥陀佛。”大了住持笑答。

田杏芳早已按捺不住，手扯丑帅克衣角，声音压得低低：“帅哥，你怎敢在这里与大了师祖斗棋，莫犯戒！”

丑帅克转对田杏芳：“此乃天下棋仙，能与大了师祖过招，本是缘分。错失今天学习良机，我会终生抱悔的，你要明理。”说着布局完毕，双方几番谦让，终是丑帅克先发一子。

响箭离弦，飞雁坠地，翻手覆手之间，大了住持一阵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般双马杀进敌方帅府，宰了主将。丑帅克大梦未醒，双面绯红：

“老师祖好厉害，我的阵势尚未布稳，你就出杀手锏要了我的命，兵贵神速，太快了，再杀一盘，如何？”

大了住持笑拈胡须，露出偶有的童真，淡淡一笑：“也罢，再杀一局，待你站稳脚跟再说。”

棋局重开。双方你来我往，约有百二回合，均不失一兵一卒。待丑帅克摆开攻势，拟长驱直入时，大了住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三军摧城拔寨，直捣黄龙，擒贼先擒王，铁壁合围，胜利已如探囊取物。

丑帅克一击腿：“我不该蠢蠢欲动，导致后院起火。输了！再杀一局？”

小了和尚一旁焦躁些：“事不过三，丑施主你这棋法，哪是师傅对手！其实他在放水养鱼，看你多少布防。有几次杀招，他都有意平过了，你还要下啥？！想赢？”

丑帅克嗫嗫嚅嚅：“……我做梦也不敢想赢，只是……喜欢下棋，多学几招，机会难得。”

大了住持一笑：“果然后生可畏，不甘失败，可敬可敬。但实言相告，你之棋艺，与我对峙尚需十年；欲交平手，需二十年；欲胜我，需三十年。空门净地，言须戒妄，我等老朽目下已成社会赘疣，混迹于众僧还俗潮流之中，实不敢多言多语惹火烧身，多了，过了，见谅，阿弥陀佛！”说毕手转佛珠，蹙下眉头，双目微闭，口中喃喃有词。

田杏芳一旁接话：“谢谢师傅点拨，我们太嫩了，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丑帅克却不想就此打住，称雄乡里的丑氏棋艺今天连连惨败，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苦苦凝视大了住持好一阵，讪笑道：“师祖所言，学生谨记。我之行棋，确属旁门左道敷衍衍衍，纵有花拳绣腿也难藏捉襟见肘之拙，还望老师祖指点迷津，略拨一二，以图渐进。”

大了住持端坐如钟，似已闭目入定。

小了和尚一旁圆场：“丑施主，你之下棋，依我目力，已有十五年功力，是否？”

丑帅克忙接上话头：“师傅一语中的，神了。学生四岁随父学棋，今



年刚好十五年整。”

小了和尚又问：“令堂大人沉浮沧海，料绝非等闲之辈。”

丑帅克双眉一挑：“父亲下过巴蜀头彩，选进省队，多次出国亮招，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日本都去过，日下内战纷争，只好在家赋闲。但他这一辈子不甘此心，寄志于我，苦心培植，以期实现他毕生夙愿。”

“令堂大人心向何极？”小了和尚忽然有了兴趣，说话间注意看丑帅克之眼色。

丑帅克坚决地说：“我父志向，敢问中国象棋之鼎，依王者之势领军天下棋坛。”

小了和尚招手示停：“了然，了然，心志太高，得之失之。”

丑帅克迷惑不解：“小了师傅明示。”

小了和尚看了一眼大了住持，欲言又止。

“请师傅教诲。”丑帅克再敬一言。

小了和尚还是看着大了，一言不发。

“帅克适才是剖肝沥胆，毫无保留遮掩，师傅话才开头，却又打住，何不拨云见日，为心诚者点化灵犀？还望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田杏芳听出小了和尚话头，也想探知究理，便向小了和尚求解。

小了和尚正色切齿，满脸老皱忽地痉挛几下：“也罢，万象人世，不敢评彰，只就棋话棋。心志太高，泰山仰止，得之胸襟博大，眼界开阔，高屋建瓴，披坚执锐，大气之势，足以慑敌胆魄，先声夺人；失之则不免利令智昏，本是固若金汤之守局，因心火旺盛而冲动出击，自撤藩篱，左右前后猛然失却呼应，给敌方造成可乘之隙，于九生处而一死。令堂大人一统天下之霸欲，希冀挥百万雄师过楚河，越汉界，彰显英雄本色。结局当然有两种：一则势如洪水猛兽，摧枯拉朽，一蹴而就，图成霸业；一则在失去一兵一卒时乱了方寸，留下半疮一孔，拱手让敌方乘隙而入，占据主动，损兵折将再元气大伤，最终大败亏输。狭路相逢勇者胜，狭路相逢智者胜，唯大勇大智者，攻守得当，进退自如，进则步步为营势不可挡，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毫发不伤；退则前车后辙退中有攻，

伺机突发奇兵，以退为进，杀机内敛，游刃有余，一举可成霸业。从今日你的两盘输棋，足以看出，令堂大人终极一生，恐怕就是一把‘王’火酿成锋芒毕露，沉浮攻守失度。三国关羽，威仪天下，也是这把旺火，烧得旷世大悲，英华之躯，殁于小人之手，令人炸肺喷血，仰天嚎哭！有史为鉴，前车后辙，武圣之殇，乃世之大警。”

丑帅克有些赌气地说：“关公之歿，以血肉之躯正名功德圆满，壮义之举，后世朝圣，值！再说，志高心高，全力精进，不是佛家所倡吗？”

小了和尚转而十分温婉：“关公勇武盖世，义薄云天，凭其智勇，满可以随刘备诸葛横扫中原，殄灭曹魏孙吴，一统江山社稷，可惜独勇断命，也断送了蜀汉霸业。分裂就在这里，艺高志高，四大皆空，此乃佛门与凡尘之界别。一个空字，消去凡孽种种，灭却妄旺之火，世俗之争，于我无争，世俗之见，于我无干，弈棋怡性，胜负影形虚无，挥之可去，招之即来。刻意求胜，十之有九，欲速不达，太累太烦，越累越烦，越烦越累，因果循环。千次进攻一次败，不如千次退让一次胜，这才是佛家精进励志，地久天长的倡导——善始善终啊。”

田杏芳追问一句：“师傅，这样说，佛家棋法以退为攻，超然胜负了？如此下棋，战者观者岂不因失了抢手精彩而兴味索然？”

小了和尚答：“抢手乃伺机抢手而非手手对抢。一盘对局，一个世界，千变万化，九曲回荡。有史以来，万千棋局，绝无一盘偶然雷同，一个‘忍’字，不变应万变，悠长悠悠长，玄妙在此，机遇在此，精彩亦在此。胜负远在天边，进退有章可循，无焦无躁，无胜无负，双足永立不败之地，此乃集大成者不胜中之大胜。”

丑帅克拱手：“师傅讲棋如讲经，平中见奇，深而不隐，玄而不晦，弟子得益匪浅。敢问一句，师傅可藏有棋谱？如有，能否惠赐弟子研学？”

小了和尚摇头：“佛棋自古无谱，一不争名于市，二不争利于朝，无谱有谱，有谱无谱，一招一式，尽在棋局之中。”

丑帅克一下提高语气：“刚才大了师傅说我欲与其对峙需十年、平手需二十年、胜棋需三十年之断言，小了师傅有何评说？”



小了和尚不语,平视大了住持。

大了住持仍是手转佛珠,双目微闭,口中喃喃有词。

小了和尚等待……

丑帅克等待……

田杏芳等待……

艰难而漫长的等待,使得周遭的气氛紧张得要凝固,要爆炸。

师傅何以此说?小了心知肚明。时间的界定是律法,不可逾越的律法。十岁学棋,二十岁学棋,三十岁学棋,结果就是三级跳跃,越早悟性越高,心智越明彻,或灵动与超常的实战发挥。从小起步,一年一年,日积月累,经验的积累上达了,成熟的战略构架与战术运势方显左右逢源。道理是如此显明的,但师傅和盘托出并明白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处决,又是他跟随师傅多年未见过的快口直言,甚至……甚至有些异乎寻常,有些趋向边缘,有些令人捉摸不透的飘忽尘埃……师傅怎么啦?今天反常啊,是因了年轻英俊的丑帅克,还是因了丑帅克身边的女友——这个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天下尤物,连空灵寺的风水都被她和润过来,枯死的黄叶和草茎在她的美艳下获得救赎,生机盎然的鲜活闪亮着——还是因了时运与天意的暗喻???

随意之间的刻意,大了住持太过自恃。丑帅克自信在棋枰上没有绝对的强弱,过河兵卒可以撞掉烈马重炮,可以置王朝倾覆,刻板的教条往往掩盖着无以应对的无奈,残局的优劣往往决定在九死一生的悬崖边沿。在年轻与智慧的天平上,我有资格定位自己。

也许激将也许警告,也许更多的是一种规劝,一句忠告,一份浸入骨髓的呵护。量力而行量体裁衣,从容大度的写意时限包容着金针度人的训导,暗示着收放自如的纵横机理。田杏芳在判别大了住持话意的同时,预感到丑帅克的拒不接受与蓄意反叛。对丑帅克而言,象棋是世代薪火相传的遗产,是丑氏家族神坛壮丽的祭祀,是自我灵魂救赎的圣母。因为象棋,他不入乡随俗;因为象棋,他厮守政治与人格的底线;因为象棋,他不迷信鬼神甚至不信仰宗教。他在不排挤世俗冗杂的

象棋圈子内，经营着一脉相承的约定，守望着亘古不变的纸上谈兵。撼山易，撼棋难。动摇与否定在其他任何场合可以大行其道，在棋枰上则不行，绝对不行！

前年，丑帅克父亲的一位棋友在半边街地方法院大门口茶房摆擂，扬言除丑帅克父亲“拼命棋王”丑公伯和青瞎子外——在这两人面前他是不得不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其他任何人任何组合只要赢了他便拿走装有一百个现洋的盒盖背面绘有画工精细肉欲横陈的“春宫图”彩绘的小皮盒子。一个现洋普通人可以打理油盐柴米一年，一百个现洋足以使一个人享用十年光景。皮盒子用炫黄闪亮的新绸簇拥，摆在茶房高台上。擂台杀了七天七夜，各路诸侯轮番上阵，半边街人如潮涌，寻常驮盐的牛车马帮鸡公车只好绕道而行，甚至红白喜事的花轿滑竿灵柩也无法挤过密集的人流，只好花大钱请地方武装保八团的兵爷来疏通人群，人缝中东偏西歪挤出这条吉人吉庆必经的黄金小街。七天过后，皮盒子纹丝未动，上百名棋坛高手纷纷奋臂而上铩羽而归，一时竟擂场息战无人敢上了。擂主孙亦武是县参议会的大员，凭乡下田亩赋税的收入一掷千金，花重金拉选民买通保甲乡长，一步登天当上县参议员。孙亦武下棋有年，外号“赤脚大仙”，但章法有些滥。孙亦武重彩押赌，弄得许多棋手囊中羞涩而自恨恨他，心中不服棋枰上服，敢赌上十个大洋的人一输就倾家荡产，谁敢与富人斗富。

这一回不同，孙亦武只要你赢一百个现洋，输了是不输钱的，只要你在钱盒子面前跪地三拜。这未免太过张扬、刻意而又霸道了些，但毕竟一百个现洋的诱惑太大了。一百个现洋令棋手怀揣侥幸忍辱切齿而上，一百个现洋令世人咋舌惊叹，痛骂金钱的不可一世。小城在一百个现洋的棋擂中人心沸扬，半边街在一百个现洋的眩惑中举托起不堪重负的躁乱。孙亦武在七天的擂赛中稳坐擂台，享受着棋手们为金钱而来为金钱下跪的可笑可悲又可爱。擂台只摆八天，再有一天，他将以全胜战绩令全城倾倒，令市井俗人们的灵魂在一百个现洋和象棋面前下跪。下这么多年的棋，为的就争这口气，图的就是这个名。霸道的是



钱，威风的是钱。钱是人的胆，孙亦武这回赌赢了。

就在茶房众口缄默，擂台烽火即将全面熄灭之时，年方十六的小小少年丑帅克在同学怂恿田杏芳带领下上来了，田杏芳就是此时注意丑帅克的。在半边街，除了下象棋，丑帅克别无强人之处，母死，家贫、独子、伶仃、瘦小，崖不敢攀，树不敢爬，挑一担井水东偏西歪水花四迸。街坊间说丑帅克是男人身女人坯，丑家出了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同学中说丑帅克行动如蚂蚁撼大树微风拂杨柳吆喝三天抵不上别人一个响屁。田杏芳眼中的丑帅克只是个小不点儿。虽然丑帅克年长一岁，但他个头和身架子还不及田杏芳，因此场面上田杏芳把丑帅克喊帅哥，丑帅克则随众人之口喊田杏芳“芳姐”。同学间田杏芳称姐是有来由的，并不是年龄上的姐。十五岁的田杏芳个高，模样儿俊美，是那种与生俱来鹤立鸡群的小家碧玉美，再加上她好为人姐的气质，使她在同龄人中天然的大姐大，有一呼百应的支持面和唯她独断的决策力。芳姐从来没有注意过帅哥，只知道帅哥父亲下象棋很有名，帅哥也下象棋但无名。今天同意让丑帅克与孙亦武打擂是应了同学们窝在心里的一口气，孙亦武太嚣张了，大家不服。

此刻帅哥众目睽睽下上了擂台，置众人极不信任甚至鄙夷的交头接耳全然不顾。先拱手施礼，再捻子摆棋。摆好红方，黑方则一子未动。观孙亦武，果然一脸不屑，抱着手眯着眼若棋外人。丑帅克不计较，伸出手替孙亦武摆好黑方，也不理会孙亦武的做派，直起腰板，凝着剑眉朝孙亦武一拜：“擂台规矩，来者占先。我这里只好先走一子，前辈承让。”丑帅克说毕出了一子兵。许久孙亦武仍是不动。在现场人有些耐不住私下嗡嗡议论之时，好半天孙亦武才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冷浸的话来：“来者先自报家门。”丑帅克恍然：“哦，疏忽了。学生丑帅克，家住半边街，丑是美丑的丑字，读音柳。”孙亦武又问：“是不是丑公伯一家的？”丑帅克说：“丑公伯是学生父亲。”“你今年多大年纪？”“十六岁。”“下了几年棋？”“初学，有几年了。”“看在你父亲面份上，下一场吧。”“前辈言语有偏，你摆擂，我上台，棋子斗棋子，扯出老父亲的面份，大

可不必吧。”“我还没有和十六岁的学生下过一盘棋,不因为我和丑公伯的棋友关系,怎么可能和你下棋!下赢了算个啥?用稻草编的项圈能戴脖子上?!下棋吧,下完这盘棋,擂台赛就收关了。不客气地说,牛刀杀鸡,何以为锋?”孙亦武潇洒地一扬长衫,尔后,走出一步马。丑帅克还想再说什么,见一旁的田杏芳伸手指着棋盘,意思是少废话快下棋,丑帅克只好收了口专心下棋。

棋至中盘,丑帅克手撑茶椅扶手,仰起头轻松地望着孙亦武,嘴角裂出一丝笑意。孙亦武头也不抬,手支着下颏,全身纹丝不动地附在棋盘上。又行了几步棋,孙亦武满脸朱红,嘴唇已如猪肝样有些发紫。渐渐的,头上沁出小汗,额头凸现油亮的血红,两眼突愣愣的,包含的水晃晃的像要掉出来。再一会儿,孙亦武掏出手帕,擦拭着令他有些狼狈的眼屎、眼水和鼻涕,然后从棋盘上抬起头:“这盘……和了吧?”丑帅克却不然:“和不了,下完。”几番下来,丑帅克说:“我说和不了吧?”孙亦武面对战胜自己的小小少年,面子上很不好看:“想不到丑公伯还有这么一个棋公子,愿赌服输,这个钱,给你了。”丑帅克起身把递过的小盒子一挡:“我不要你这个钱。”“那你要啥?”“我只要你从此不来半边街下棋,这个用钱搭的擂台,你搬到乡下去,半边街不给钱下跪。”丑帅克说完,和田杏芳几个同学像初战大捷的童子军一道有说有笑出了茶馆。从那以后,田杏芳就佩服帅哥了,帅哥的棋艺棋品和人格居然初出茅庐锋芒毕露压倒了骄横跋扈的孙亦武,全城的老百姓扬眉吐气都说丑帅克给穷人长了脸,孙亦武敢来半边街要钱摆谱结果灰溜溜抱着钱盒子滚回乡下去,从此真不敢再来半边街斗棋。丑帅克维护了棋的尊严人的尊严。软弱的丑帅克在棋面前硬得简直就是一块铁。

此刻在与五行山大了小了和尚的对峙中,丑帅克倔强的性直是很难扳弯的。惴惴不安的田杏芳生怕丑帅克会爆发,但她又挡不住丑帅克必然而来的爆发,田杏芳竭力压抑住自己,焦灼的内心令她两颊绯红,嘴唇干裂烧起了卷皮,喉头也哽结了。在庄重肃穆的大了小了和尚面前,田杏芳想说的话想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无法说出来做出来,她感



到愈来愈大的憋屈、紧张、挤压。弓满弓折，田杏芳摸透了丑帅克的顽劣个性，此刻他点燃的这把火，焚烧的将是朋友、亲人、仇敌和自己。天啦，一个柔弱身躯包藏着坚硬如铁的砾石，这砾石迟早会冲撞顶破皮肉，带来毁灭性的天塌地陷人亡，而这一切恶果的导火索竟然是一盘象棋，好沉好重好险恶的象棋！

小沙弥一旁却另有文章，一双大眼凸愣愣地看着田杏芳发呆。这个原本在城市流浪的孤儿，经小了收留后，在空灵寺内衣食无忧已一年有余。一年来庙内香火断绝，人迹罕至，整座五行山除他师徒仨外只有走兽飞禽。今日突然来了两个生人，先是把小沙弥震了一惊。再一细看，那男施主像哥哥样的英武锐气，言谈举止书生气十足，眉宇间却似剑锋一柄，透露出刚毅和果决。尤其是那女施主，这姐姐一张脸灿若桃花，五官大方又洋气、美丽。这样的美丽，小沙弥流浪时见过，但没有这么近距离审视过。在姐姐参观、看棋的同时，他把姐姐看了又看审了又审，终于发现有一人可以和姐姐比，那就是卖西洋镜的摊子上仙女般高贵典雅的头像和飘飘飒飒袅袅婷婷的体姿。五行山突然来了个这么美丽可亲的仙女姐姐，空灵寺一下辉煌起来，连碎瓦连尘埃连墙洞连剥落的色斑都显得花花泛泛闪闪亮亮。小沙弥只给姐姐掺半杯水，只要姐姐喝一口，他就又有给姐姐斟茶的机会，他就能闻到姐姐的体味姐姐的香息，就能看到姐姐那一双举世无双白里泛红的美手。

正在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小虫子飞落到姐姐的手背，姐姐看棋专了心没有觉察，小沙弥急了，想打，怕惊了姐姐，想喊，怕搅了场合，一时无计的小沙弥憋得脸红气胀浑身不自在。他突然走到姐姐面前，给姐姐刚斟了茶还没喝的杯子里又掺水。姐姐的手一动不动，姐姐完全陷在棋局中了。小沙弥不停掺水，直到茶水溢出茶杯滴了满满一桌。众人惊起，姐姐也惊起，忙不迭地收拾石桌上棋盘间横七竖八的水花子。姐姐手一扬，白光一闪，小沙弥清楚地看见那只小虫子从姐姐手背上飞走了。大了说：“小小年纪，如何心不在焉？”小了责备：“劣徒！”丑帅克说：“假如水烫些就闯祸了。”小沙弥只是委屈，埋着头

想那只虫子,再差一小会儿,虫子就要咬姐姐的手,姐姐的手背上就要留下虫子咬的小红口口,姐姐的手手就再也不美了,姐姐的手不美了人也不美了仙气就散了。姐姐原本就是不染凡尘的仙女,姐姐的美丽容不得任何伤害,姐姐永远是完完全全属于美丽的。我给姐姐赶走了小虫子,挨点骂受点责罚我心无怨言决不后悔……朦胧间听到姐姐的声音:“我小时候斟茶时也老是斟得水漫金山,人不闯祸长不大,人不闯祸不懂事。就像下象棋,不输的人就不会赢。”姐姐的两只眼睛透亮,像妈妈对犯了错误的儿子那样宽容,那样慈爱。小沙弥提着茶壶一头跑回庙里,把头埋在被窝里哭得痛痛快快、舒舒爽爽,一边哭一边喊着“姐姐姐姐……妈妈呀妈妈!”小沙弥再次出现在石桌前的时候,看到全场人脸色严峻,气氛沉重,一下不知是为自己闯祸得罪了姐姐还是下棋双方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大着胆子沿着石桌给每人斟了一轮茶,发现气氛仍无缓和,一时竟吓得有些想跪下认罪检讨,嘴里连连说出语无伦次的话来:“我……师傅……姐姐……我错了……我想妈妈……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我想妈妈……你们咋的啦?你们说话呀?”

熏风微暖,紫燕呢喃,草拔新尖,树吐嫩芽,山中格外静美。

“阿弥陀佛!”大了住持终于说话。

小了和尚见丑帅克、田杏芳仍不解意,遂补填一句:“量身定做。”

丑帅克忽然语气有些执拗:“十年我已三十岁,二十年我已四十岁,三十年我已五十岁,夸父追日,只争朝夕。学生斗胆冒进一言:我要以一年时间杀回马枪,明年此时此地再与大了师祖交手,我要胜,明年,一定!”

语惊四座,石破天裂!正午太阳明晃晃悬在头顶,从树隙中投下万千惊叹符号;山谷里萧萧瑟瑟涌动着风的大军,雷霆般四面包抄过来。小沙弥捂嘴噤声,目愣愣地看着姐姐,看着姐姐满脸窘态,色气也变得不如先前。

田杏芳最担心的爆发终于来了,这个丑帅克,在象棋面前从未有认输过一回。民间杀法和佛家对局有霄壤之别,这个冲动将要付出的



代价太大太沉重，田杏芳为丑帅克的张狂急得要哭。

打破长时间沉寂的还是丑帅克：“依我现在棋艺，一年后我胜佛门大了师祖当属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二位师傅权当耳隙过风蝼蚁谋反，原谅孽生妄语造次。不过，明年一定上山求教。学生这就告辞，谢罪再谢罪。”

“布谷……布谷……布谷……”回答丑帅克的是山谷里清脆的鸟鸣。

大了小了二僧四目微闭，不惊不诧，手转佛珠，口中喃喃有词，一任乾坤风云激荡。

田杏芳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二位师傅，原谅我们少不更事，缺乏修为，打扰庙门清静，俗嘴口业难禁。我们会检讨，反省自己的，望师傅大度为怀，宽谅浮生，阿弥陀佛。”

丑帅克见二僧木然噤口，自感无趣，偕田杏芳离了石桌，站在坝沿，回头一望空灵寺，门上对联兀自放大眼前：非是是非非非是，是非非是是是非。读完对联，自觉已与是非沾惹，孰是孰非，似是而非。二人不敢逗留，匆匆下山。小沙弥送到山路口，“哇”一声哭起来，嘴里仍是“姐姐、姐姐呀……”丑帅克田杏芳见小沙弥哭得凄惶，一齐安慰说：“小弟弟，回山上去吧，师傅等你啦。”小沙弥抹一把清泪：“哥哥、姐姐，你们还来吗？”丑帅克说：“我们肯定还来。”小沙弥嘴一撇：“啥时候，秋天落叶的时候，还是冬天下雪的时候？”丑帅克头一歪：“不，明年，明年春天这个时候。”小沙弥又哭出声来：“明年有多远？明年有好久？外面到处在打仗，兵荒马乱，天下大乱，明年哥哥还是今年的哥哥，姐姐还是今年的姐姐吗？”田杏芳伸出手擦去小沙弥的眼泪：“小弟弟，放心吧，明年你就是个大人了，哥哥姐姐一定再来看你，看你这眼泪还流不流到明年。”小沙弥一下不哭了：“明年给哥哥姐姐斟茶，我保证不闯祸了。”丑帅克和田杏芳走远了，小沙弥还站在路口上喊啊，望啊……

坝上石桌旁，二僧一如先前，重开棋局，举手无悔，落子生根，无谦无让，不骄不馁。大了住持仍是笑容可掬，小了和尚切齿如煞神。周遭莺飞草长燕归来，一片祥和宁静。

叫司棋柳下荷。皇上吩咐。

传司棋柳下荷带棋见驾——太监知道皇上心烦想下棋，急传下。

柳下荷快步携棋进宫。进门时，太监低语：皇上龙体欠安，只准输、不准赢。还有，输要输得得体，让皇上看不出破绽，皇上胜棋，龙颜大悦，病就好了，进去。

柳下荷就进去。

陪陛下盘棋，摆局。皇上有气无力，开宗明义。

奴才带来一副与众不同的象棋，皇上，请您鉴赏。柳下荷从怀里掏出一子棋，双手呈给皇上。皇上双眼一亮，一下从床上坐起：这棋是黄金做的，手工精磨，雕刻细腻，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可是天下绝品，无价之宝。

柳下荷一撩长衫，扑通跪下，又干又小的身躯蜷成一团，像一个干瘪的包袱落在地上：呈皇上，这棋是峨眉高僧托专人送往皇廷棋苑的贡品。高僧知道皇上喜欢下棋，集所有资产，携全庙僧众，通力赶做，前后九九八十一天，精工做成。继又派员护棋追云赶月，遍走东西南北，流布海角天涯，游历大漠荒野，飞越雪域高原，辗转一大圈，送往京城。意在皇棋威仪疆土，皇上一子落定，天下苍生福祉。

难得僧众们一片苦心，他们是在提醒我举重若重，万金拨万金。有分量，有分量！摆棋！皇上突然来了精神，起身离床，坐在龙椅上，待柳下荷铺开棋盘，一子一子豁然间金光四射迸溅开来。双方你来我往，一